

七旬“愚公”心存“绿色梦” 种油茶30年,把荒山变成青山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在荷塘区仙度镇樟霞村,有一位与众不同的老人,从单位退休后,他开启了一段特殊的旅程:用30年时间,手抬肩扛,在20多亩荒山上,开垦出了一片油茶树林。

他就是李春雄。“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盖楼。现在我们都管油茶树叫‘铁杆庄稼’‘摇钱树’。看着昔日的荒山如今一片青翠,李春雄满脸笑容。

他有一个心愿:让更多的荒山变绿,让村民的房前屋后飘满果香。



▲李春雄老人和他的油茶林 记者 杨凌凌 摄

○ 退休回乡当“愚公”

荷塘区仙度镇樟霞村,位于长株潭生态绿心,有“长寿村”之称。3月18日,记者来到这个村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老远就看见李春雄在砍柴,他佝偻着背,饱经沧桑的脸上刻着皱纹。

李春雄今年79岁,退休前就职于省建五公司。因心里装着家乡的山水,1988年退休后回到了樟霞村定居。

“当时不少村民外出务工,山头长满了杂草,根本看不到多少树。我就想,这么大一片山,光秃秃的太可惜,就下决心扛起锄头垦荒种树,也算是为村里做点贡献。”

虽然“要为家乡做点贡献”的想法让李春雄决心很坚定,但亲戚们听到他的想法后,纷纷好言相劝,让他放弃。最多的说法便是:你有退休工资,日子又不是过不去,甚至比一般人过得好多,何必去吃这个苦。

在李春雄看来,只要有一股“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就没有迈不过的坎。通过土地流转,李春雄从其他村民那里承包了20多亩荒山,开启了拓荒之路。

○ 荒山变青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若向山要宝,得把荒山变青山。

油茶是樟霞村的特产,已有千年种植史,而樟霞村的也有良好的油茶种植条件。

“油茶全身都是宝,油茶籽能压榨食用油,还可以药用。油茶残渣可加工成有机肥料,促进油茶树的生长……”李春雄说,如果将荒山开垦成油茶山,既增加农民收入,又带动乡村发展,也符合绿色农业发展的理念。

此后的30年间,李春雄每天扛着锄头爬到山上,举锄挥锄,劈山凿石,用柴刀砍出一条条小道,迎着朝阳出,伴着落日归。驼背老汉往返山林,成了樟霞村的山头近乎定格画面。

山高坡陡,机器设备上不去,李春雄就一锄头一犁耙慢慢拓荒,全靠人力把废柴往山下背,自己背不过来时,就拉上老伴一起。

树苗需要浇水,但山上没有水,树就不能成活。为了保证树苗成活率,李春雄靠着扁担一趟趟往返山上和山下挑水。

○ 授人以渔

一心一意地开荒,日复一日地干活,细心照料每一株油茶树苗,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荒山在一锄一锹间终于褪去荒芜外衣,从茅草山慢慢变成了油茶林。到2000年,油茶树林全部挂果。去年,李春雄种的油茶产量将近1000斤。

荒山变青山,这是第一步。如何把青山变金山,向山里要宝,如何把传统农业提质、转型、升级,李春雄有自己的思考。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茶籽丰收时,他雇佣本村15

位村民采摘茶籽,以一半的茶油作为报酬,自己还剩下半,按照每斤茶油70元的价格,他能增收3万多元。

李春雄的行为带动了樟霞村一些年轻人的积极性。其他村民效仿他开荒,李春雄还将种油茶的丰富种植经验教授给村民,带领大家共同走上致富路。

结束采访时,李春雄说,周围邻居有时笑着喊他愚公。“我觉得只要能动,就该干下去,带动本村的村民齐心协力,在几年之内,把荒山都变成油茶林,让更多的地方绿起来。”

○ “钱景”喜人

近年来,樟霞村通过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全村古茶树油茶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占全镇油茶林的60%。

村里种植古茶树油茶风气越来越浓,仅靠着古茶树油茶,每年为全村带来收入超7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也从过去的零到现在25万元。

“现在日子变好了啊,打牌的人少了,大家精气神更好了!”黄四平是荷塘区仙度镇樟霞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他表示,这些年来,村里经常开展各类文艺活动,还组建了文艺队。樟霞村的村民腰包鼓起来了,生活越来越好。

全村80岁以上的老人有100余个,90岁以上的有

10余个。截至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2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1.92万元,高于周边平均水平的30%。



▲扫码可看李春雄种植的油茶林 制作:谭俊杰

新闻继续追

《限高杆为何频频受伤》后续 限高杆正在修复 监管部门未现身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3月18日,天元区森林一路,施工人员开始对涵洞口的受损限高杆进行修复。市民希望,在该处限高杆旁的醒目位置设置限高设施公示牌,公示设置、养护、审批单位和联系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但记者多方走访咨询,没有部门表示对该限高设施负有监管责任。

○ 受损限高杆为一企业所设

3月14日,该限高杆被一辆混凝土搅拌车撞弯。3月18日上午,4名施工人员在森林一路涵洞口拉起警戒线,对被撞坏的限高杆进行修复。

涵洞处有两块限高标识牌,限高杆限高3.8米,涵洞限高4米。同一涵洞处为何限高不一致?

负责此次限高杆修复工作的神农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业务主管钟永强介绍,涵洞口上方安装有一块大型户外电子屏,在没有装限高杆时,电子屏几次被路过的车辆撞到。为保护电子屏,该公司于去年在涵洞前安装了限高3.8米的限高杆。在此次事故中,限高杆被撞弯,电子显示屏没有受损。

据了解,此次修复限高杆需要2天时间,修复后仍然限高3.8米。为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施工人员将让限高标识更醒目。

对于该处限高设施的审批情况,钟永强表示不知情。

○ 管理职责仍不明确

同一处涵洞口设2块限高标识牌引起市民议论。车主王先生认为,限高标识牌的设置应规范、标准,不能“随心所欲”。

该处涵洞限高高度应该是多少米?限高设施的设置、养护、审批由哪些单位负责?记者咨询了多个部门,没有部门表示对该限高设施负有监管责任。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均认为属于市政部门职责范围。天元区市政维护中心市政科科长刘忠认为,该处涵洞属于神农城广场的附属设施,不属于该中心维护范围。

据了解,由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开展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要求,专项整治后依法依规保留的限高限宽设施,要在醒目位置设置限高限宽设施公示牌,公示设置、养护、审批单位和联系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共产党人完成“支部建在连上” 炎陵水口叶家祠见证伟大实践

□ 株洲晚报融媒体首席记者 戴凇 通讯员 张和生 肖宇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九十多前,酃县水口的一个深山小村,进入了它历史上非同一般时刻:1927年10月15日晚,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的阁楼上,泛着红光的马灯照亮了一群青年的脸庞。他们面对写着“CCP”(英文“中国共产党”的缩写)的红布举起右手,发出内心的呼唤。

青年们的领誓人正是毛泽东。至此,共产党人完成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首次伟大实践,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 一盏旧马灯,见证伟大实践

1927年,由于进攻长沙失利,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市会师后,毛泽东决定带领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湘赣边界农村转移。然而在进军途中,部队接连受挫,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官兵思想十分混乱,不断有人离开队伍甚至叛变,一个师的队伍,只剩下不足1000人。

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新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核心问题就是:怎样解决把一支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虽然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1927年10月中旬,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艰难地在罗霄山脉间行进。在到达酃县水口时,决定进行休整。在这里,毛泽东连日不倦地找各连代表和士兵骨干谈话,实践“支部建在连上”的构想逐渐清晰明了。

1927年10月15日晚,叶家祠阁楼的墙上挂起了党旗,一盏跟着部队并历经磨难的马灯,被摆在了房间正中的八仙桌上,泛出的亮光将党旗映得鲜红。陈士渠、赖毅、刘炎、欧阳健、李恒、廖辉等6名战士被领上了楼,并站在了马灯的前方。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领导劳苦大众进行革命的!”现场气氛庄重严肃,毛泽东指着红布上的“CCP”三个字母,向新党员们

心解释道。毛泽东解释完毕,开始带着新党员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组织,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整齐而又洪亮的宣誓声在小阁楼上久久回荡。

宣誓结束后,现场活跃起来,新老党员们互相道贺、勉励。

“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核心,把连队党支部建好,让连队的血液流动起来,才能使党的血液流进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毛泽东再次嘱咐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在各连成立党支部,抓紧发展工作,以后还要分批举行新党员入党仪式。

次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团党员人数最多的二营二连,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个连队党支部。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就在6名战士宣誓入党前夕,曾为秋收起义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却因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借故出走;派往宁冈放哨的一个排,在排长的带领下全部携枪逃跑。而对他们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多年后,当时的士兵陈士渠成为开国上将,赖毅则成为开国中将。

在叶家祠主持战士入党宣誓仪式后,毛泽东通过反复思考,最终作出决策:到井冈山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随后,起义部队兵分两路上了井冈山。“水口分兵”被历史学家视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事件。



▲叶家祠阁楼里的复原场景 记者 戴凇 摄

○ 一件中山装,绣出“军民心”

在水口,留下的不只有“连队建党”“水口分兵”这样的历史光辉时刻,还有一段段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

炎陵文史爱好者张巧立介绍说,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率部队来到水口时已是深秋,天气日渐寒冷。而毛委员的临时住处“江家”,也正位于小河的桥头边,凉意更浓。

张巧立介绍说,毛委员当时正筹划着给红军战士们添置棉衣,并将任务交给了当地地方党组织。于是,梁桥党支部书记周里立马组织了20余名裁缝聚集在部队团部朱家祠的楼上赶制棉衣。裁缝们一边做

衣,一边谈论工农革命军,听说毛委员经常深夜披着薄毯子写文章,他们纷纷表示,要专门为毛委员做一件好棉衣。由于战士们尚且没有棉衣,毛委员肯定也不会穿新棉衣,所以他们改变决定,赶制一件“国服”即中山装赠与毛委员。然而,当时物资紧缺,来自各个乡镇的裁缝们四处筹集麻布料,这才完成了中山装的制作。

后来,工农革命军从水口上井冈山,毛委员第一次穿上这件中山装主持召开前委会。他对与会人员说:“这件新衣是酃县的裁缝师傅做的,这是我的第一件中山装。”

○ 一碗热红薯,饱含“鱼水情”

在桥头江家,当地百姓还流传着“一碗红薯的故事”。

“当地老百姓很快就发现,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搜刮民脂民膏的国民党部队完全不一样。红军不但军容整洁、军纪严明,对老百姓更是秋毫无犯,还帮穷苦的老百姓打土豪、散浮财,深受人民的欢迎。”水口镇水南村(现水口村)原书记郭名伟说,听长辈回忆,毛委员经常走进农家,和老百姓聊家常,开展社会调查。因此在大家的心中,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值得拥护。

张巧立说,江家主人江德良也深有感触,其后人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有一天晚上,江德良忙完家里的活计已经是三更半夜,看见毛泽东房间的窗口,还透着油灯的光亮。于是,江德良悄悄走进厨房,翻出了几个红薯,决定蒸好送给忙碌的毛委员填肚子。

第二天大清早,一个战士把蒸红薯的大花碗送回来。“他吃了红薯没有?”江德良连忙问道。“没有,他一个也没吃,全给我们吃了。”战士认真地回答道。战士一边说

话,一边掏出一块大洋递了过来。“这碗红薯代表老百姓对我们革命军队的深情厚谊。但是,我们的革命军队有纪律要遵守,要爱护百姓。这一块大洋,他要我亲手交给你,您一定要收下。”战士把大洋塞进老人手心后,一溜烟地跑向站岗的地方。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这碗红薯,居然拿一个银元去换?张巧立认为,这一碗红薯的故事,正折射出“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朴素的军民“鱼水情”,表达了毛泽东爱兵如子、爱民如子的伟人品格,也是他以身作则执行军队铁的纪律的见证。



▲扫码观看“百年潮 株洲红”系列报道之9 视频



▲叶家祠外景 记者 戴凇 摄